

取火者的逮捕

鄭振鐸著



新文藝出版社

0510



鄭 振 鐸

取火者的逮捕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6 •

取火者的逮捕

鄭振鐸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12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2 字數 71,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0.30 元

新 序

这部取火者的逮捕是在一九三三年到三四年之間寫成的。小說它自己會說明一切，本來無需我再加上這末一篇新序。但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可能有些讀者對於寫這部小說的背景不太明白，還以為真的是“滿紙荒唐言”呢，故不能不稍加以解釋。取火者的逮捕雖然是由四個短篇小說所集成，而其實卻可以說是一個長篇；題材只是一個，那就是：描寫“神”的統治的橫暴與歌頌“人”的最後勝利。雖然寫的是古代的希臘神話，說的却是當時當地的事。“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是有大不得已的苦衷的。我們知道，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在中國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殘酷無比的統治者和其嘍羅們手上沾滿了革命烈士們和無數無辜者的鮮血，沒有一天不在張牙舞爪地擇肥而噬。恐怖的空氣籠罩在大地上。却有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怕任何的壓迫與橫暴，堅貞地從事於革命事業，相信革命一定會成功。我寫這部東西的當兒，是從蕭殺的秋天，經過狂風虎虎的冬天，到繁花怒放的春天的。滿腔的悲憤，一肚子的牢騷。却也就在這最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將要到來的黎明時的紅色曙光。每一篇東西都是一鼓作氣地寫成的。當時有些讀者們以為，這不過是“神話”，是“寓言”，有的人還特別反對最後的一篇神的滅亡，以為是荒唐無稽之至。但我自己知道，那實在

是一部“預言”。那“預言”是會最后實現的。果不其然，“人”是終于光輝地得到最后的勝利了！那是人類發展的規律。被注定了要滅亡的橫暴的統治階級，是任怎樣也不可能挽救其悲慘的命運的。我原來曾說：“神之族整個的沉落在無底的最黑暗的深淵里去，連柏洛米修士也在內。”現在看來，取火者柏洛米修士，人類的好朋友，是不應該和“神”之族一同被消滅的。因之，在神之滅亡一篇里便刪去了“連柏洛米修士也在內”一語，以及其他有關的辭句。除此之外，在全書里差不多沒有什麼其他的改動。我之所以有勇氣把它重新印出來，是在重讀了一遍之後，覺得雖然是已經過去的歷史了，却還有些生氣存在着。究竟是不是這樣呢，那是有待於讀者們的批判了。所有這部小說里提到希臘神話里的故事，其詳細的敘述都可在我的戀愛的故事、希臘羅馬的英雄傳說和其他講述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的書里找到。原來用的是“郭源新”這個筆名，現在也趁這個新版的机会改了過來。

鄭振鐸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寫於北京

序

希臘神話是個無窮盡的藝術的寶庫。到今日，許多的藝術家還不曾把眼睛離開過這片漂亮的清泉與草地。只要你去，你便可以欣然的得到你的收穫，雖然所得是各有淺深。

它不是小市民們的幻想的遁迹之所在。神話里的天和地，根本上便不是人類幻想的結果，而是記錄着真實的古代人的苦鬥的經過，以及他們的心靈上所印染的可能的爭鬥的實感與其他一切的人生的印象的。

所以，所謂神話的“美”，並不是像綠玉白璧乃至瑩圓的珠，深紅的珊瑚般的只供觀賞贊嘆之資的，而有着更深入的社会的意义。陈列于巴黎洛夫博物院里的那尊絕美的古代婦人（說是 *Venus de Milo*，但據專家們的考証，她並不像是 *Venus*）以及那些從雅典處女神廟取下來的絕精絕美的許多浮彫，正是表現着雅典的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古希臘市民們充裕滿足的生活。然而其對面，却是受難的被屈服的 *Titan* 族，却是殘酷的被消滅了的半馬人們（*Centaur*s），却是將要死去而尚痛苦的掙扎着的女戰士們（*Amazons*）。他們的藝術家們也並不將那些隱藏在神道們的滿足與嬉笑，勝利和盛宴的絢麗的外衣裏面之斑污剔除了去。而那位倔強可憐的犧牲者妮奧卜（*Niobe*）和那位目睹二子為蛇所咬斃，而他自己也在和死亡掙扎的無告的父親拉奧孔（*Laocoon*）却更充分的表

現出神道們的把戲是怎樣的無賴與無聊，——而恰也正象征着沒落的在難中的馬其頓人統治後的希臘人的生活。

遠在这一切之上，彈奏出永遠的反抗的調子的，乃是預知者柏洛米修士 (Prometheus) 的故事。這故事，很早的便在 Hesiod 的 神譜 (“Theogony”) 里敘述着。其後大悲劇家更取之而寫為 “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 “Prometheus Bound” 及 “Prometheus Unbound” 的偉大的三部曲。這偉大的三部曲雖僅存了中間的一部(即 “Prometheus Bound”), 而我們讀之，却是怎樣的感動！那偉大的為人類而犧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教者的象征。蘇格拉底，耶穌，釋迦牟尼，墨翟，都是這一型式的人物。在個人主義的自私的空氣，若烟霧騰騰，黑地昏天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時，能不有感于這！

英詩人雪萊的 “Prometheus Unbound” 却更敲彈一個別調：表示出永不屈服的人的精神來。

採用了這故事，陸續的寫了取火者的逮捕等四篇小說，雖然並不是有所為而作，却實在是長久的憧憬于古希臘神話的崇慕里的結果。有一部分，是離開了那古老的傳說而騁着自己的想像的奔馳的，但大部分却都不是沒有根據的捏造。

Hesiod 在他的 “Works and Days” 里，(四一行以下) 很簡單的說到了柏洛米修士偷火的事：

但宙士，他心里生了氣，藏去了它，因為機警的柏洛米修士欺騙了他，所以他計劃着要給人們以憂愁和不幸。他藏起了火；但那位埃壁托士 (Iapetus) 的崇高的兒子却又從宙士那里偷它出來，給了人們，他把火藏在一支空的茴香杆里，所以那愛雷的宙士不會見到它。但後來，聚云的宙士却很生氣的對他說道：

“埃璧托士的兒子，你的机灵誠高过于众人，你很高兴，以为你已瞞过我而偷去了火——那火將成了你自己和人們的一个大的疫症。但我要給人們以一件坏的东西，作为火的代价，而在这东西上，当他們擁抱着他們自己的毀滅時，他們心里还喜欢着呢。”

人和神的父，这样的說着，高声的笑。

以下便說宙士怎样的吩咐海泛斯托士 (Hephaestus) 以水和泥，創造了一个女人，并命雅西娜，爱孚洛特蒂，合尔米士都各贈她以美，以技能，以無恥和欺騙，这样便將她送給了柏洛米修士的兄弟依辟米修士，而貽人类以大患。在这書里并不曾提到柏洛米修士因偷火而受难的事。

在他的神譜里(从五〇七行以下)說起埃璧托士娶了海洋的女兒克里米妮，生了亞特拉士和柏洛米修士等四个兒子。柏洛米修士怎样的被宙士所迫害：

而有智的柏洛米修士，宙士以不可破損的束縛，殘酷的鐵練，捆住了他，还以一支箭杆，貫穿他的胸部，而更以一只長翼的鷲鷹棲息在他的身上，时时啄食他的不死的肝；但到了晚上，那肝，被鷲鷹啄食的一部分，又重新再長好。

但那只鷲鷹，后来被希拉克里士 (Heracles) 所射死，就此救柏洛米修士于这可怕的疫疾之中，高高在上的宙士是有意的使他这么做。他为了要給他的兒子希拉克里士以这个光荣，而寬恕了柏洛米修士从前和他斗智的旧隙。于是，Hesiod 在这里便追述起从前人和神在米柯尼 (Mecone) 辯論时，柏洛米修士因为分配牛的肉骨不均，有意的欺騙了宙士，因此，两个結下了仇。而宙士便把火藏了起來，不給人類。然而柏洛米修士却又从宙士那里，偷出了火，藏在空的茴香杆子里，因此瞞过

了宙士。宙士遂創造了女人，用以給苦惱于人間，以抵償“火”的恩賜。所以宙士是不可能被欺騙，而且不可能被超越的；即使是埃壁托士的兒子，仁慈的柏洛米修士，也不能逃脫出他的重怒之外，而終被強固的束縛，捆住了他，雖然他知道多端的巧計。

在這裡，我們看，Hesiod 是怎樣的為宙士辯護，而將“無理”的一方盡推給了柏洛米修士。神權的信仰，是緊緊的捉住了這位作者的心靈。在宙士統治時代的神譜之記載，其成為這樣的結果，是無足怪的。

大悲劇家 Aeschylus 的三部曲，卻把柏洛米修士的反抗的精神抬舉出來而加以有力的烘染了。從柏洛米修士的口裡，說出了對於宙士的有些不敬或怨望的話。已不是絕對的信仰和崇敬了；同情是被放在取火者柏洛米修士的一邊。他的第一部曲“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已佚，所叙為何，非我們之所能知。第二部曲“Prometheus Bound”尚存于世，其所言，大約是這樣：

柏洛米修士，因偷火給人類，觸怒于宙士，而被宙士命海泛斯托士將他釘于高加索山的史克薩峰上。海王亞凱諾的女兒們來拜訪他，深表同情于他的受難；亞凱諾自己也來此，却勸柏洛米修士降服于宙士。他不聽。而宙士的別一個犧牲者，埃娥 (Io)，在這時也登場了，她被變成了牛，因神后希婭的妒忌被驅趕着到處的奔跑。而百眼怪變成了牛蠅，一刻不停的在擾苦她。柏洛米修士告訴她，將回復人形，而生一子，成為一高貴種族之父，其子孫之一，希拉克里士，將會解放了他。他還預言說，宙士將要有一次的締婚，其所生之子，將要奪去了

他父親的地位。而宙士立刻便派合尔米士來要求柏洛米修士說出這將來的危机的詳情。但柏洛米修士拒絕對他發表什麼，於是這偉大的戲曲便終止：於是宙士憤怒的把他的雷矢击打在床上，而將他的仇人，击沉到大地之下。

其第三部曲“Prometheus Unbound”也已佚；但据古典學者們的推測，劇中所叙的宙士和柏洛米修士的复归和好，大約是由于希拉克里士的出場，於是柏洛米修士被釋放了，而他也便說出其久守的秘密，阻止宙士和海中女神底美絲 (Themis) 的戀愛，因此維持了宙士的統治的命運。

所以，就這三部曲的全劇看來，其情節還不是反叛的；人和神是終於得到一條和解之路。

關於底美絲的事，Apollodorus 的 “The Library” (III. XIII. 5.) 也說及：

但有的人則說，當宙士正熱戀的追求着她時，柏洛米修士却宣言道：她為他所生的一子，將成天上之主宰。

而 Hyginus 的 Fables(54) 便由此生出了一段異說：他說，宙士之所以釋放了柏洛米修士者，為的是感激於這位聖者所給他的不要戀上底美絲的警告。

這樣，在古時，雖有好些異說，却都以宙士和柏洛米修士的復和為結局。

在革命詩人雪萊所寫的“Prometheus Unbound”里，却以為反叛者的柏洛米修士和暴主宙士之間是沒有重歸和好之可能的。惟其表現柏洛米修士的反抗精神及其背景，當然也很受着 Aeschylus 的啓示。

當雪萊這劇開場時，柏洛米修士被縛在高岩上已久，而海

中仙女們，Pamthea 和 Ione 却在慰安着他。为了时日已久，他对于宙士的仇視的程度倒漸漸的減淡了，虽然其决心并未移易。且已不記得他当年对于宙士所加的詛咒了。而后來，因了大地所幻化的宙士的化身的自述，他又記憶起了这事。他說，他知道，宙士必被推倒。而宙士，为了要最后的知道这秘密，差遣了合尔米士和复仇女神們到他那里去，恐嚇着他說，如果他再不將他所知的秘密宣布了，將会有更痛苦的結局的。

但柏洛米修士并不躊躇的拒絕了。复仇女神們因此使他听見“人”所受的諸苦，而給他以道德的創痛；然后离开了他。

Panthea 和 Ione 安慰了柏洛米修士，便走去尋找她們的姊妹亞細亞(Asia)，柏洛米修士的恋人。而同時，柏洛米修士解放的时候已到；有語声命令亞細亞走到 Demogorgon 所住的地方去。她在那里，知道了 Demogorgon 的不可抗的权力以及柏洛米修士的立將得到自由的消息。于是她登上了時間之一車，而去目睹他的解放。

宙士和底美絲終於締結了婚姻关系。Demogorgon 升上了亞灵辟斯，投身于底美絲所生的嬰孩体中，而將宙士从天上的宝座里推翻了下去。

柏洛米修士也在这时为人間英雄希拉克里士所釋放；他和亞細亞重圓了，一同退居于某地。大地，天空和空气以及宇宙間的一切勢力，欢呼的頌揚这和平友愛的新的統治的出現。而全劇也在欢呼声里閉了幕。

这种叛逆的情調，竟至于表現了暴主宙士的被推倒的情形的調子，乃是在宙士統治的古代神話里所不敢，也不能寫出的。(在神話里而預言了“神”代的沒落者，僅有北歐 Saga 里

所叙述的 Odin 及其群的故事而已。)

这里的連續的四作，其寫宙士的統治的被推倒的情形，虽不甚同于雪萊之所寫，而其頌揚“人”的勝利，“正義”的勝利的情調，却是一致的。

取火者的逮捕和亞凱諾的誘惑二篇，受到 Aeschylus 的啓示也不少，特別是后一篇，其中有一小部分的對話，和一大部分的景色，都是取之于那本偉大的戲曲“Prometheus Bound”的。

埃娥的一篇，只是一部“插曲”，当然也免不了是由 Aeschylus 所述的柏洛米修士和埃娥的那一片對話里推演而得的。

关于埃娥，Hesiod 也曾說及，道：

(宙士把埃娥變了形)在西班牙底士的佳壤上，这个地方，不朽的神們从前曾称之为西班牙底士，但宙士这时，却以那母牛之名，名之曰优波亞。

而(希婁)派一个看守者監視着她，便是那个碩大而強壯的亞哥斯，他有四只眼，各方皆能看得見。而那个女神更給他以不倦的精神；睡眠永不会墜在他的眼上；但他永远是看守着。

(見 Hesiod, H. G. Evelyn-White 的英譯本第二七三頁)而 Apollodorus 对于这故事也叙說得首尾頗为詳盡。在 Ovid 的變形記 (Metamorphoses) 里，更是烘染得动人。这些，我在埃娥里也都有引用到。

本來是不必再寫第四篇的神的滅亡了；那必然的結局，已不止一次的在前面的三篇里提到。但仿佛总像有什么話傾吐未尽似的，遂竟不避蛇足，寫下了这篇神的輓歌。

最架空無据，最荒唐無稽，这篇是。但究竟也是必然的結局；有了前面三篇，便不再寫这篇，那結局也是这样的安排定了的。而在这篇里，所提到的种种的故事和典实，都不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像柯綠妮絲，妮奥卜等等的故事，都已为國人所熟知，故便也不加什么注釋。

篇中所寫的希婁，雅西娜和爱孚洛特蒂的誘惑，聰明的讀者們当然立刻会知道是脱胎于那个顯赫無比的拐走了絕代美人海侖的巴里士的判断三女神的故事的。这故事的概略，在有名的 J. G. Frazer 所注釋的 Apollodorus's "the Library" 里有过这样的記載：

因为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斗争抛了一个蘋果，作为美貌的一种獎品，这獎品便为希婁，雅西娜和爱孚洛特蒂所爭求；而宙士命合尔米士引了她們到住于依达山上的亞歷山大（按即巴里士）那里，叫他去判断这事。而她們都允許給亞歷山大以賜品。希婁說，如果她被判为一切妇人中之最美者，則她將給他以統治了全人类的國家；雅西娜允許他：战則必勝，而爱孚洛特蒂則允許：將海侖的手交给了他。他便决定把勝利給了爱孚洛特蒂。（Epitome, III. 2.）

但最后的那些关于人与神的战争的描寫，却是全無故实的。

这一片的“荒唐言”遂結之以更荒唐的結局。

然而这結局，果真是“荒唐的”么？

古人說得好：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羅貫中以古風一篇結束了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其中有二語道：“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所謂“神”代的史記，在這樣的結局上結束了，也誠不過是“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必然的結果而已。

作 者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次

| | |
|--------------|-----|
| 新序 | I |
| 序 | III |
| 取火者的逮捕 | 1 |
| 亞凱諾的誘惑 | 18 |
| 埃 娥 | 38 |
| 神的滅亡 | 61 |

取火者的逮捕

是暴風雨將來的一個黃昏。

死灰色的天空，塗抹着一堆一縷的太陽的紅焰，那刺目的豬肝似的惡毒的顏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壓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宙士，神與人的主宰，郁郁的坐在他的寶座上；伏在座下的鷲鷹，時時在昂頭四向，仿佛準備着要飛騰出去，捕捉什麼人與物，只等待宙士的命令。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發着白熱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諸神都有些目眩頭脹，間或隆隆的發着雷聲，其聲悶而不揚，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發的心境。

一切都是沉悶，郁怒。

火山口將爆裂的一剎那，暴風雨將降臨的前一刻。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與等候！

神們都緊皺着雙眉，裝着和宙士同憂共苦。連嬌媚的愛神愛孚洛特蒂也喬作顰態，智慧神雅西娜的無變化的淡青色的臉上却若在深思。宙士不時的像發疑問似的望着她。她並不變動她的深思的姿態，也一聲兒不響，活像一尊無感情無知覺的墓前的翁仲，永遠沉默的對着西墜的夕陽。天上的鐵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腸的殘疾者，心里正忐忑不寧，不忍看這

幕活劇的進行，但又不敢離開，只能痛苦的等待着。

權威與勢力，那兩位助桀為虐的神的奴，一對玩铁的鑄像似的緊密的站在宙士寶座的左與右；他們倆喜悅的躍躍欲試其惡辣的手腕；他們知道這場面上免不了他們倆的上演。他們握緊了有力的鉄似的雙拳在等待着。

一切都是沉悶，郁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與等候！

二

神的廳上開始騷動起來，窸窣的微語。神們都轉臉向外望。宙士抖擻着威風，更莊嚴的正坐着，暗地里在尋思着怎樣開始發泄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悶怒。權威與勢力活動了他們的緊握着鉄似的雙拳一下。座下的神鷹拍拍它的雙翼。

遠遠的有兩個黑點，在飛着似的浮動着。

這兩個黑點，近，更近，正向神的寶座前面來。

是他們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執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爾米士，後面跟着他而來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廳上轉又沉默下來，沉默得連一移足，一伸手仿佛都會有聲響發出。

“別來無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並沒有什麼變動；山峰似的軀干，忠懇而有神威的雙眼，表現着堅定的意志的帶着濃髭的嘴唇，鬢邊的斑白的頭髮，因思慮而微禿的頭顱，以及那雙多才多藝的巨手，全都不曾發生變化。

一見到他，期待着壯烈的，殘虐的表演的諸神們反都有些